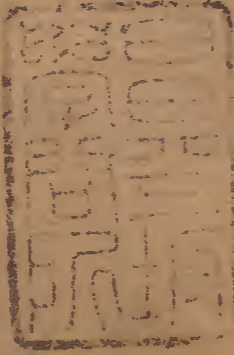


宋文鑑

奏疏 五十三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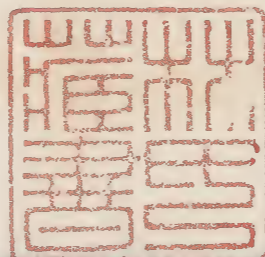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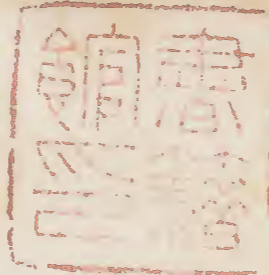
漢書門類		三八三二號	一七函	一四架	四八冊
------	--	-------	-----	-----	-----

內閣文庫		漢書	三八三二號	一七函	一四架	四八冊
------	--	----	-------	-----	-----	-----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832
		冊數	48	(20)
		函號	362	43

二十





宋文鑑卷第五十三

奏疏

上 皇帝書

淺草文庫

論責任守忠乞一切不問餘人

宇文 之邵

論蔡確既貶請寬心和氣

傳 堯俞

論君道

程 顯

論上霸

程 顯

論十事

程 顯

論新法

程 顯

上 皇帝書

宇文 之邵

陛下初即大位念萬世無疆之業詔求闕失開闢言路可謂誼主矣易家人之初九曰閑有家悔亡九處家人之初當端其本以保終吉民之所以望而則效者常在

於人君繼統之始此安危之機不可不慎也昔成湯既  
沒伊尹奉太甲以見厥祖戒之曰今王嗣厥德罔不在  
初 陛下新服厥命惟以 祖宗為念以天人為畏則  
小大之事不懈矣 宋之有宋百有餘年 陛下一日  
南面而享之固宜跡其所得之艱難夙夜栗栗以勤負  
荷永思 太祖之武 太宗之文 真宗之畏天克已  
仁宗之寬大慈仁 英宗之厲精庶政立則見 五聖  
於前行則見於側坐則見於堂食則見於杯杆之間詩  
曰天難堪斯言天不可不畏也書曰民可近不可下言  
民不可不畏也去歲以來千里不雨近者畿甸遠者河  
北京東蝗螟蔽野穀價踊貴重以山陵之役京西民力  
尤為彫敝巨竊恐葦蒲之盜或貽宵旰之憂為今之計  
不過多蠲爵以濁入仕之流廣度僧以奪可耕之民終

非計也願今被災之郡許富者舉息於下戶官給以質  
驗特豐歲償其所代其逋者官為治之其息不過一倍此  
有餘資者樂為而治其死之衆可救溝壑之命 陛下又  
責躬引咎寬獄訟山山宮女斥哀斂之吏蠲苛虐之政罷  
無名之費省勦民之役凡所以蠹政而召乖怨之氣者  
舉更革之如此則上八異可塞王化可興也京師者諸夏  
之本也今薦紳之士不勵名節而以勢利離合器皿衣  
服窮於侈麗車馬宮室過於軌制姦聲亂色盈溢耳目  
衢巷之中父子兄弟不敢有隨執謂王者之都而風俗  
一至於此哉願 陛下思所以澄源之法以禮節廉耻  
磨切臣下崇獎敦厚而都下亦少為之厲禁將去佻薄  
之弊淫瀆敗教之具一加遏絕凡侍從輔弼宜植簡修  
繁方嚴之臣俾定其任以允清議古之求賢者數路以

取之寵以好爵厚其禮命惟恐其去也而猶有三聘而不顧者有閉門而不納者有踰垣而避之者臣諫於其君而三不聽則去之其至於郊也君必使人要之年七十而致其事君不聽則必以凡杖錫之猶有不掩冕而行者有辭三公而為人灌園者今日仕進之門國家直患不能塞之尔科防日增裕今日繁來者日甚拒之日峻猶有假名氏以竊官號匿苦塊之哀以干寵祿少者增齒以希蚤仕老者匿年以幸晚祿譬之隄防之壞塞其一穴一穴又决湧然莫之能止也今限年致仕著於令矣又患其去之不速令於門闕以示百僚而猶不知止者其可痛也 陛下盍稍補其弊隆於待士之意示之以至廉之實使衣冠者人人自重庶幾風教之美少近於古去歲諒祚猖獗七八萬衆突至大順廟堂無音

筭守邊無良將百竊為朝廷憂之慶曆間緣邊之民不解帶者七年國用大窘三將淪沒而功不成者 陛下知其然乎其患在於虜兵常合而我兵常分也六路兵亡慮二十萬而二十三州二百餘寨分屯保戍則是我兵雖多而散在處處也賊之來也大則六監軍衙頭一時俱發小則隨處寇掠邊城一面受敵則新與角戰者無幾而城寨之兵又各有所守不可會集衆寡不敵則乞師告急救兵纔至賊又已去今賊常以合兵擊我散兵而我常以不敵之衆當其鋒此慶曆之失也今不改前轍則後車又將覆也觀今之勢其能深入賀蘭收復十四州以為我有也乎臣知其不能也其能如先朝之舉五路進軍直擣其巢穴乎臣又知其不能也計今之利莫若詔諸道分勒所部將伍符尺籍而規畫之若

干以爲守若干以爲戰若干以爲救兵救兵必使與戰  
兵相近而駐於喉亢之地則可以應猝而不失機會也  
哨氏嘗爲元昊所殘南徙歷精亦宜厚其種族共爲聲  
援以蠻夷攻蠻夷計之上也吐谷渾者今之文扶羗是  
也其俗隨水草迁徙食肉衣皮毛無堅甲利刃臨陣擊  
刺之技不及於他夷仰給我之泉茗繒帛我與之通者  
亦恃以其馬也今陰平之民歲苦重役者勾馬戶也凡  
羗馬之來則使之資給費公私之財甚多而所入之馬  
不足以備國乘不足以戰也邊吏養羗非不厚也而去  
歲反有安昌之變塞上之民切齒且安昌之羗與南路  
磨達羅多留菴林諸寨之羗一也今閉安昌之路禁其  
出入而諸寨之馬貿易如故是何異一室而多門者杜  
其前而闕其後乎臣之縣所管方戶而居民蕭然者其

弊實在於羗也至和講解之後約不敢犯邊而去歲火  
我三寨驅殺士卒國家以奉西北虜者勢不得已也今  
又驕寵小羗而足其無厭之求乎臣愚以爲不若杜塞  
衆路使不得入而絕市無用之馬益以一旅之兵列置  
諸堡則邊民小安矣爲政所重莫急於農且耕則得食  
不耕則不得食繫其身之損益也長民者何與焉夫各  
治其田以厚其生者百姓之私節授民事往而立官以  
勸課之者人君之公也詩曰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  
南畝田畯至喜此天子之勸農也又曰嗟嗟保介維莫  
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畝此諸侯之勸農也今監司郡  
守皆以勸農爲自然而未嘗省民臣願立考課之法以  
農政爲殿最言之似迂而富國之良術也郡縣之政類  
多因循而不甚治者臣知其由也上下牽制不得盡其

才故也千里之郡不能興利除害受制於郡守也百里之邑不能興利除害受制於郡守也郡縣之吏寧違天子之詔條而不敢違案察之命蓋違天子之詔條未必獲咎而違案察之命其禍可立而待也今一伍之長一平之正以法治其所部上不問其所爲也今爲民守令而其勢顧不若卒伍之長郡縣之民習知其勢之弱而不畏服其教令此獄訟所以益多也臣願精選監司必以清望假守令之權責其實效庶循良之吏有聞焉凡臣之所陳明詔之所求也然臣尚有至忠不敢嘿嘿又爲陛下極言之臣聞疾未兆而先治者善醫也夫居憂而約居樂而泰人情之常也今陛下處則諒闇服則端褻行則苴杖無紛華之事交戟於前誠能以此時返念將來之失慎微杜漸士元已復禮使其志一定則他

日雖有可欲之物亦無以勝其習成之性也伯益之戒舜曰罔遊于逸罔淫于樂傳說之戒高宗曰無以逸豫惟以治民夫舜起於耕稼陶漁高宗遜于荒野極知小人之勞而二臣猶或以此戒之况陛下生長富貴臨御方始則安可不豫爲之防哉願陛下聽政之間則命通經之士講明古訓究觀敗亡之主以自創艾盡孝兩宮咨謀故老則恐懼修省習而成性矣臣誠私憂過計三載變除之後永厚陵土漸乾而陛下憂悼之心又已衰殺龍衮冕憑玉几日有靡曼之色耳有要妙之聲凡所以娛意者畢奏於前自非信道之深孰得而禦哉老子曰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正在於今日也

論責任守忠乞一切不問餘人 傳 堯俞

臣伏見內侍任守忠以罪降黜中外聞者罔不快抃罰

一勸百固可以破茲捐之膽臣職司風憲失於彈劾聖  
度回慈幸赦而不誅猶敢有言者冀陛下重加矜察  
臣謂大赦之去其遺過餘惡方日有上聞小人無知或  
伺隙修怨枝詞蔓說往往浸及善良疑似之間不可不  
察陛下若更加推究讒間且將復起况守忠據權之  
父附離者多深慮左右之人有所疑思望陛下沛發  
德音自此一切不問則天德加厚而人心易安惟  
皇太后之慈仁布聞四海舉神器大寶傳付陛下而  
陛下挾堯舜之資以天下養將用誠孝以鼓舞万物柰  
何使解構之語得行其間令罪人投竄皇太后必渙  
然疑釋陛下緣此當益加禮音心務盡其懽心則天人  
交欣其為陛下之福陛下即位勵精勤儉日月未  
久遽以金珠事聞臣切為陛下惜之過而能改可無

深慮臣言甚忠懇惟陛下留神省覽

論蔡確既貶請寬心和氣 傳 堯俞

臣近覩蔡確狂悖陛下神斷不疑下合人情上明邦  
憲雖一以公議裁之固未嘗臨之以怒然豈陛下之  
所樂者哉况聽斷之際亦須少勞睿思愚臣亡度切恐  
陛下海嶽之量不能無少忤而未能忘懷也中外側聆  
日增驚惕臣聞之於易曰天下殊塗而同歸一致而百  
慮天下何思何慮夫事至以無心應之既往若未嘗經  
意此聖人所以養至誠而御遐福者也願陛下寬聖  
心省浮念游精太清以固真粹陛下之氣和則上下  
之氣和上下之氣和則天地之和應矣唐柳公綽奏太  
醫箴以諷憲宗曰氣行無間隙不在大憲宗謂曰卿愛  
朕深者臣無公綽之才而有其誠臣以為今天下事英

重於此故惓惓而不能自已惟陛下毋易臣言留神  
省察取進止

論君道

程顥

臣伏謂君道之大在乎稽古正學明善惡之歸辨忠邪  
之分曉然趨道之正故在乎君志先定君志定而天下  
之治成矣所謂定志者一心誠意擇善而固執之也夫  
義理不先盡則多聽而易惑志意不先定則守善而或  
移惟在以聖人之訓為必當從先王之治為必可法不  
為後世駁雜之政所牽制一作滯不為流俗因循之論  
所遷惑自知極於明信道極於篤任賢勿貳去邪勿疑  
必期致世如三代之隆而後已也然天下之事患常生  
於忽微而志亦戒乎漸習是故古之人君雖出入從容  
問燕必有誦訓箴諫之臣左右前後無非正人所以成

其德業伏願陛下禮命老成賢儒不必勞以職事俾日  
親便座講論道義以輔養聖德又行天下賢俊使得陪  
侍法從朝夕廷見開陳善道講磨治體以廣聞聽如是  
則聖智益明王猷允塞矣今四海靡靡日入偷薄未俗  
堯曠無復廉恥蓋亦朝廷尊德樂道一作義之風未率  
而篤誠忠厚之教尚鬱鬱也惟陛下稔聖人之訓法先王之  
治一作正心誠意體乾剛健而力行之則天下幸甚

論王霸

程顥

臣伏謂得天理之正極人倫之至者堯舜之道也用其  
私心依仁義之偏者霸者之事也王道如砥本乎人情  
出乎禮義若履大路而行無復回曲霸者崎嶇反側於  
由徑之中而卒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誠心而王則王  
矣假之而霸則霸矣二者其道不同在審其初而已易



所謂差若毫釐繆以千里者其初不可不審也故治天下者必先立其志正志先立則邪說不能移異端不能惑故力進於道而莫之禦也苟以霸者之心而求王道之成是銜石以爲玉也故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而曾西恥比管仲者義所不由也况下於霸者哉 陛下躬堯舜之資處堯舜之位必以堯舜之心自任然後爲能充其道漢唐之君有可稱者論其人則非先王之學考其時則皆駁雜之政乃以一曲之見幸致小康其創法垂統非可繼於後世者皆不足爲也然欲行仁政而不素講其具使其道大明而後行則或出或入終莫有所至也夫事有大小有先後祭其小忽其大先其所後後其所先皆不可以適治且志不可慢時不可失惟陛下稽先聖之言察人事之理知堯舜之道備於己反

身而誠之推之以及四海擇同心一德之臣與之共成天下之務書所謂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又曰一哉王心言致一而後可以爲也古者三公不必備惟其人誠以謂不得其人而居之則不若闕之之愈也蓋小人之事君子所不能同豈聖賢之事而庸人可參之哉欲爲聖賢之事而使庸人參之則其命亂矣既任君子之謀而又入小人之議則聰明不專而志意惑矣今將救千古深錮之弊爲生民長久之計非夫極聽覽之明盡正邪之辨致一而不二其能勝之乎或謂人君舉動不可不慎易於更張則爲害大矣臣獨以爲不然所謂更張者顧理所當耳其動皆稽古質義而行則爲慎莫大焉豈若因循苟簡卒致敗亂者哉自古以來何嘗有師聖人之言法先王之治將大有爲而返成禍患者乎願

陛下奮天錫之勇智體乾剛而獨斷需然不疑則万世幸甚

論十事

程顥

臣竊謂聖人創法皆本諸人情極乎物理雖二帝三王不無隨時因革踵一作稱事僧損之制然至乎為治之大原牧民之要道則前聖後聖豈不同條而共貫哉蓋無古今無治亂如生民之理有窮則聖王之法可改後世能盡其道則大治或用其偏則小康此歷代敦灼著明之効也苟或徒知泥古而不能施之於今姑欲徇名而遂廢其實此則陋儒之見何足以論治道哉然儻謂今人之情皆已異於古先王之跡不可復於今趣便目前不務高遠則亦恐非大有為之論而未足以濟當今之極弊也謂如衣服飲食宮室器用之類苟便於今而

有法度者豈亦遽當改革哉惟其天理之不可易人所賴以生非有古今之異聖人之所以必為者固可槩舉然而行之有先後用之有緩速右夫裁成運動周旋曲當則在朝廷講求設施如何耳古者自天子達於庶人必頌師友以成就其德業故舜禹文武之聖亦皆有所從學今師傅之職不修友古之義未著所以尊德樂善之風未成於天下此非有古今之異者也王者必奉天建官故天地四時之職歷二帝三王未之或改所以百度修而万化理也至唐猶僅存其略當其治時尚得綱紀小正今官秩淆亂職業廢弛太平之治所以未至此亦非有古今之異也天生蒸民立之君使司牧之必制其常產使之厚生則經界不可不正井地不可不均此為治之大本也唐尚能有口分授田之制今則蕩然無法

富者跨州縣而莫之止貧者流離餓殍而莫之恤幸民  
雖多而衣食不足者蓋無紀極生齒日益繁而不爲之  
制則衣食日蹙轉死日多此乃治亂之機也豈可不漸  
圖其制之之道哉此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古者政教  
始乎鄉里真法於此間族黨州縣鄰遂以相聯屬統治  
故民相安而親睦刑法鮮犯廉恥易格此亦人情之所  
自然行之則效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庠序之教先王  
所以明人倫化成天下今師學廢而道德不一鄉射亡  
而禮義不興貢士不本於鄉里而行實不修秀民不養  
於學校而人材多廢比較然之事亦非有古今之異者  
也古者府史胥徒受祿公上而兵農未始判也今驕兵  
耗匱國力亦已極矣臣謂禁衛之外不漸歸於農則將  
深慮府史胥徒之役毒遍天下不更其制則未免大

患此亦至明之理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古者民必有九  
年之食無三年之食者以爲國非其國臣觀天下耕之  
者少食之者衆地力不盡人功不勤雖富室強宗鮮有  
餘積况其貧弱者乎或一州一縣有年歲之凶即盜賊  
縱橫飢羸滿路如不幸有方三二千里之災或連年之  
歉則未知朝廷以何道處之則其患不可勝言矣豈可  
曰昔何夕不至是因以幸爲可恃也哉固宜漸從古制  
均田務農公私交爲儲粟之法以爲之備此乃亦無今  
古之異者也古者四民各有常職而農者十居八九故  
衣食易給而民無所困苦今京師浮民數逾百萬游手  
不足費度觀其窮寔罕苦孤貧疾病變詐巧僞以自求  
生而常不足以生口益歲歲必將若何事已窮極非聖  
人能變而通之則無以免患豈可謂無可奈何而已哉

此在酌古變今均多恤寡漸爲之業以救之耳此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聖人奉天理物之道在乎六府六府之任治於五官山澤澤衡各有常禁故万物阜豐而財用不乏今五官不修六府不治用之無節取之不特豈惟物失其性材木所資天下皆以童赭斧斤焚蕩尚且侵尋不禁而川澤漁獵之繁莫殫天物亦已耗竭則將若之何此乃窮弊之極矣唯修虞衡之職使將養之則有變通長久之勢此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古者冠昏喪祭車服器用等差分別莫敢踰潛故財用易給而民有常心今禮制未修奢靡相尚卿大夫之家莫能中禮而商販之類或踰王公禮制不足以檢飭人情名數不足以蒞別貴賤既無定分則姦詐攘奪人人求厭其欲而後已豈有止息者哉此爭亂之道也則先王之法豈

得不講而損益之哉此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此十者特其端緒耳臣特論其大端以爲三代之法有必可施行之驗如其綱條度數施爲注措之道則審行之必也稽之經訓而合施之人情而宜此曉然之定理豈徒若迂踈無用之說哉惟聖明裁擇

論新法

程

顥

臣聞天下之理本諸簡易而行之以順道則事無不成故曰智者若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也捨而之於險阻則不足以言智矣蓋自古興治雖有專任獨決能就事功者未聞輔弼大臣人各有心睽矣不一致國政異出名分不正中外人情交謂不可而能有爲者也况於措置失宜沮廢公議一二小臣實與大計用賤陵貴以邪妨正者乎凡此皆天下之理不宜有成而智者之所不

行也設令由此僥倖事小有成而興利之百日進尚德之風寢衰尤非朝廷之福矧復天時未順地震連年四方人心日益搖動此皆陛下所當仰測天意俯察人事者也臣奉職不肖議論無補望允前奏早賜降責

宋文鑑卷第五十三

宋文鑑卷第五十四

奏疏

上 皇帝書

蘇軾

臣近者不度愚賤輒上封章言買燈事自知瀆犯天威罪在不赦席藁私室以待斧鉞之誅而側聽俞旬威命不至問之府司則買燈之事尋已停罷乃知陛下不惟赦之又能聽之驚喜過望以至感泣何者改過不吝從善如流此堯舜禹湯之所勉彊而力行秦漢以來之所絕無而僅有顧此買燈毫髮之失豈能上累日月之明而陛下翻然改命曾不移刻則所謂智出天下而聽於至愚威加四海而屈於匹夫臣今知陛下可與為堯舜可與為湯武可與富民而措刑可與彊兵而伏戎虜矣有君如此其忍負之惟當披露腹心捐棄肝腦

盡力所至不知其他乃者臣亦知天下之事有大於買  
燈者矣而獨區區以此爲先者蓋未信而諫  
聖人不與交淺言深君子所戒是以試論其小者而其  
夫者固將有待而後言今 陛下果赦而不誅則是既  
已許之矣許而不言臣則有罪是以願終言之臣之所  
欲言者三願 陛下結人心厚風俗存紀綱而已人莫  
不有所恃人臣恃 陛下之命故能役使小民小民恃  
陛下之法故能勝服彊暴至於人主所恃者誰歟書曰  
予臨兆民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言天下莫危於人主  
也聚則爲君臣散則爲仇讎聚散之間不容毫釐故天  
下歸往謂之王人各有心謂之獨夫由此觀之人主之  
所恃者人心而已人心之於人主也如木之有根如燈  
之有膏如魚之有水如農夫之有田如商賈之有財木

無根則槁燈無膏則滅魚無水則死農夫無田則飢商  
賈無財則貧人主失人心則亡此必然之理不可違之  
災也其爲可畏從古以然苟非樂禍好狂輕易喪志執  
政肆其冒臆輕犯人心乎昔子產焚載書以弭衆言賂  
伯石以安巨室以爲衆怒難犯專欲難成而孔子亦曰  
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爲厲已也惟商鞅變法不顧  
人言雖能驟致富彊亦以召怨天下使其民知利而不  
知義見刑而不見德雖得天下旋踵而亡至於其身亦  
卒不免負罪出走而諸侯不納車裂以殉而秦人莫哀  
君臣之間豈願如此宋襄公雖行仁義失衆而亡田常  
雖不義得衆而彊是以君子未論行事之是非先觀衆  
心之向背謝安之用諸桓未必是而衆之所樂則國以  
又安庾亮之召蘇峻未必非而勢有不可則反爲危辱

自古及今未有和易同衆而不安剛果自用而不危者也。陛下亦知人心之不悅矣中外之人無賢不肖皆言祖宗以來治財用者不過三司使副判官經今百年未嘗闕事今者無故又創一司號曰制置三司條例使六七十少年日夜講說於內使者四十餘輩分行營幹於外造端宏大民實驚疑創法新奇吏皆惶惑賢者則求其說而不可得未免於憂小人則以其意度朝廷遂以為謗謂陛下以万乘之主而言利謂執政以天子之宰而治財商賈不行物價騰踴近自淮甸遠及川蜀喧傳方口論說百端或言京師正店議置監官夔路深山當行酒禁拘收僧尼常住減尅兵吏廩祿如此等類不可勝言而其者至以為欲復肉刑斯言一出民且狼顧陛下與二三大臣亦聞其語矣然而莫之顧者徒

曰我無其事又無其意何恤於人言夫人言雖未必皆然而疑似則有以致謗人必貪則也而後人疑其盜人必好色也而後人疑其淫何者未置此司則無此謗豈去歲之人皆忠厚而今歲之士皆虛浮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又曰必也正名乎今陛下操其器而諱其事有其名而諱其意雖家置一喙以自解市列千金以購人人必不信謗亦不止夫制置三司條例司求利之名也六七十少年與使者四十餘輩求利之器也駸鷹犬而赴林藪語人曰我非獵也不如放鷹犬而獸自馴操網罟而入江海語人曰我非漁也不如捐網罟而人自信故臣以為消讒慝而召和氣復人心而安國本則莫若罷制置三司條例司夫陛下之所以創此司者不過以興利除害也使罷之而利不興害不除則

勿罷罷之而天下悅人心安與利除害無所不可則何  
苦而不罷 陛下欲去積弊而立法必使宰相熟議而  
後行事若不由中書則是亂世之法聖君賢相夫豈其  
然必若立法不免申中書熟議不免使宰相此司之設  
無乃冗長而無名智者所圖貴於無迹漢之文景紀無  
可書之事唐之房杜傳無可載之功而天下之言治者  
與文景言賢者與房杜蓋事已立而迹不見功已成而  
人不知故曰善用兵決者無赫赫之功豈惟用兵事莫  
不然今所圖者万分未獲其一也而迹之布於天下已  
若泥中之鬪獸亦可謂拙謀也 陛下誠欲富國擇三  
司官屬與漕運使副而 陛下與二三大臣孜孜講求  
磨以歲月則積弊自去而人不知但恐立志不堅中道  
而廢孟子有言其進銳者其退亦速若有始有卒自可除

徐十年之後何事不立孔子曰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  
大事不成使孔子而非聖人則此言亦不可用書曰謀  
及卿士至于庶人翕然大同乃庶元吉若逆多而從少  
則靜吉而作凶今上自宰相大臣既已辭免不為則外  
之議論斷亦可知宰相人臣也且不欲以此自污而  
陛下獨安受其名而不辭非臣愚之所識也君臣宵旰  
幾一年矣而富國之效茫如捕風徒聞內帑出數百萬  
緡祠部五千餘人耳以此為術其誰不能且遣使縱橫  
本非令典漢武遣繡衣直指相帝遣八使皆以守宰狼  
籍盜賊公行出於無術行此下策宋文帝元嘉之政比  
於文景當時責成郡縣未嘗遣使及至孝武以郡縣遲  
緩始命臺使督之以至蕭齊此弊不革故景陵王子良  
上疏極言其事以為此等朝辭禁門情態即異暮宿州



縣威福便行駭迫郵傳折辱守宰公私煩擾民不聊生  
唐開元中宇文融奏置勸農判官使裴寬等二十九人  
並攝御史分行天下招攜戶口檢責漏田時張說楊瑒  
皇甫璟揚相如皆以爲不便而相繼罷黜雖得戶八十  
餘方皆州縣希旨以主爲客以少爲多及使百官集議  
都省而公卿以下懼融威勢不敢異辭 陛下試取其  
傳而讀之觀其所行爲是爲否近者均稅寬恤冠蓋相  
望朝廷亦旋覺其非而天下至今以爲謗曾未數歲是  
非較然臣恐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且其所遣光不適  
宜事少而負多人輕而權重夫人輕而權重則人多不  
服或致侮慢以興爭事少而負多則無以爲功必須生  
事以塞責 陛下雖以取賜約束不許邀功然人臣事君  
之常情不從其令而以從其意今朝廷之意好動而惡靜

好同而惡異旨趣所在誰敢不從臣恐 陛下赤子自  
此無寧歲矣至於所行之事行路皆知其難何者汴水  
濁流自生民以來不以種稻秦人之歌曰涇水一石其  
泥數斗且溉且糞長我禾黍何嘗曰長我粳稻耶今欲  
陂而清之万頃之稻必用千頃之陂一歲一淤三歲而  
滿矣 陛下遽信其說即使相視地形万一官吏苟且  
順從真謂 陛下有意興作上糜帑幣下奪農時隄防  
一開水失故道雖食議者之肉何補於民天下又平民  
物滋息四方遺利益略盡矣今欲鑿空尋訪水利所謂  
即鹿無遺豈惟徒勞必大煩擾凡所擘畫利害不問何  
人小則隨事酬勞大則量才錄用若官私格沮並重行  
點降不以赦原若材力不辦興修便許申奏替換賞可  
謂重罰可謂輕然並終不言諸色人妄有申陳或官私

誤興功役當得何罪如此則妄庸輕剽浮浪姦人自此  
爭言水利矣成功則有賞敗事則無誅官司雖知其跡  
豈可便行抑退所在追集老少相視可否吏卒所過雞  
犬一空若非灼然難行必湏且爲興役何則格沮之罪  
重而誤興之過輕人多愛身勢必如此且古陂廢堰多  
爲側近冒耕歲月既深已同求業苟欲興復必盡追收  
人心或搖甚非善政又有好訟之黨多怨之人妄言某  
處可作陂渠規壞所怨田產或指人業爲業以爲官陂胃佃  
之訟必倍今日臣不知朝廷本無一事何苦而行此哉自  
古役人必用鄉戶猶食之必用五穀衣之必用桑麻川之  
必用舟楫行地之必用牛馬雖其間或有以他物充代然  
終非天下所可常行今者徒聞江浙之間數郡雇役而欲  
措之天下是猶見燕晉之棗栗岷蜀之蹲鴟而欲以廢五

穀豈不難哉又欲官賣所在坊場以充衙前雇直雖有  
長役更無酬勞長役所得既微自此必漸衰散則州郡  
事体憔悴可知士大夫捐親戚棄墳墓以從宦於四方  
者宣力之餘亦欲取樂比人之至情也若凋弊太甚厨  
傳蕭然則似危邦之陋風恐非太平之盛觀 陛下誠  
慮及此必不肯爲且今法令莫嚴於御軍軍御之法莫  
嚴於逃竄禁軍三犯廂軍五犯犯之大率處死然逃軍  
常半天下不知雇人爲役與廂軍何異若有逃者何以  
罪之其勢必輕於逃軍則其逃必甚於今日爲其官長  
不亦難乎近者雖使鄉戶頗得雇人然至於所雇逃亡  
鄉戶猶任其責今遂欲於兩稅之外別立一科謂之庸  
錢以備官雇則雇人之責官所自任矣自唐揚炎廢租  
庸調以爲兩稅取大曆十四年應干賦歛之數以定兩

稅之額則是租調與庸兩稅既兼之矣今兩稅如故柰何復欲取庸聖人立法必慮後世豈可於常賦之外別出科名哉万一不幸後世有多欲之君輔之以聚斂之庸庸錢不除差役仍舊使天下怨不推所從來則必有任其咎者矣又欲使坊郭等第之民與鄉戶均役品官形勢之家與齊民並舉其說曰周禮田不耕者出屋粟宅不毛者有里布而漢世宰相之子不免戍邊此其所以藉口也古者官養民今者民養官給之以田而不耕勸之以農而不力於是乎有理布屋粟夫家之征而民無以為生去為商賈事勢當爾何名役之且一歲之戍不過三日三日之雇其直三百今世三大戶之役自公卿以降無得免者其費豈特二百而已矣大抵事若可行不必皆有故事若民所不悅俗所不安縱有經典明文

無補於怨若行此二者必怨無疑女戶單丁蓋天民之窮者也古之王者首務恤此而今陛下首欲役之此等苟非戶將絕而未亡則是家有丁而尚幼若假之數歲則必成丁而就役老死而沒官富有四海忍不加恤孟子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春秋書作丘甲用田賦皆重其始為民患也青苗放錢自昔有禁令陛下始立新法每歲常行雖去不許抑配而數世之後暴君汚吏陛下能保之歟異日天下恨之國史記之曰青苗錢自陛下始豈不惜哉且東南買絹本用見錢陝西糧草不許折充朝廷既有著令取司又每舉行然而買絹未嘗不折益糧草未嘗不折鈔乃知青苗不許抑配之說亦是空文如治平之初揀刺義勇當時詔旨慰諭明言永不戍邊著在簡書有知盟約于今幾日論議已搖或已

代還東軍或欲抵換弓手約束難待豈不明哉縱使此  
令決行果不抑配計其間願請人戶必皆孤貧不濟之  
人家若自有贏餘何至與官交易此等鞭撻已急則  
之以逃亡逃亡之餘則拘之鄰保勢有必至理有固  
且夫常平之為法也可謂至矣所守者約而所及者  
借使万家之邑止有千斛而穀貴之際千斛在市物  
自平一市之價既平一邦之食自足無操瓢乞丐之  
無里正催驅之勞今若變為青苗家貸一斛則千口之  
外孰救其飢且常平官錢常患其少若盡數收糴則  
借貸若留充借貸則所糴幾何乃知常平青苗其勢不  
能兩立壞彼成此所喪愈多虧官害民雖悔何逮臣切  
計 陛下欲考其實則必然問人人知 陛下欲力  
行必謂此法有利無害以目愚見恐未可憑何以明之

臣頃在陝西見刺義勇提舉諸縣官嘗觀親行愁怨之  
民哭聲振野當時奉使還者皆言民盡樂為希合取容  
自古如此不然則山東之盜二世何緣不覺南詔之敗  
明皇何緣不知今雖未至於斯亦望 陛下審聽而已  
昔漢武之世財力匱竭用賈人桑羊之說買賤賣貴謂  
之均輸于時商賈不行盜賊滋熾幾至於亂孝昭既立  
學者爭排其說霍光順民所欲從而予之天下歸心遂  
以無事不意今者此論復興立法之初其說尚淺徒言  
徒貴就賤用近易遠然而廣置官屬多出緡錢豪商大  
賈皆疑而不敢動以為雖不明言販賣然既已許之變  
易變易既行而不與商賈爭利者未之聞也夫商賈之  
事曲折難行其買也先期而與錢其賣也後期而取直  
多方相濟委曲相通倍再之息由此而得今官買是物

必先設官置吏簿書廩祿為費已厚亦良不售非賄不行是以官買之價比民必貴及其賣也弊復如前商賈之利何緣而得朝廷不知慮此乃捐五百万緡以與之此錢一出恐不可復縱使其間薄有所獲而征商之額所損必多今有人為其主牧牛羊者不告其主以一牛而易五羊一牛之失則隱而不言五羊之獲則指為勞績陛下以為壞常平而言青苗之功虧商稅而取均輸之利何以異此陛下天機洞照聖略如神此事至明豈有不曉必謂已行之事不欲中變恐天下以為執德不一用人不終是以遲留歲月庶幾万一日切以為過矣古之英主無出漢高鄼生謀撓楚權欲復六國高祖曰善趣刻印及聞留侯之言吐哺而罵曰趣銷印夫稱善未幾繼之以罵刻印銷印有同兒戲何嘗累高祖

之知人適足以明聖人之無我陛下以為可而行之知其不可而罷之至聖至明無以加此議者必謂民可與樂成難慮與設勸陛下堅執不顧期於必行此乃戰國貪功之人行險僥倖之說陛下若信而用之則是徇高論而逆至情持空名而邀實禍未及樂成而怨已起矣且之所願結人心者此之謂也士之進言者為不少矣亦嘗有以國家之所以存亡曆數之所以長短告陛下者乎夫國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淺深而不在于彊與弱曆數之所以長短者在風俗之厚薄而不在于富與貧道德誠深風俗誠厚雖貧且弱不害於長而存道德誠淺風俗誠薄雖彊且富不救於短而亡人主知此則知所輕重矣是以古之賢君不以弱而忘道德不以貧而傷風俗而智者觀人之國亦必以此

察之齊至疆也周公知其後必有篡弒之臣衛至弱也  
季子知其後亡吳破楚入郢而陳大夫逢滑知楚之必  
復晉武既平吳何曾知其將亂隋文既平陳房喬知其  
不久元帝斬郅支朝呼韓功多於武宣矣偷安而王氏  
之釁生宣帝收燕趙復河隍力彊於憲武矣消兵而龐  
勛之亂起故巨願 陛下務崇道德而厚風俗不願  
陛下急於有功而貪富彊使 陛下富如隋彊如秦西  
取靈武北取燕薊謂之有功可也而國之長短則不在  
此夫國之長短如人之壽夭人之壽夭在元氣國之長  
短在風俗世有尪羸而壽考亦有盛壯而暴亡若元氣  
猶存則尪羸而無害及其已耗則盛壯而愈危是以善  
養生者慎起居節飲食導引關節吐故納新不得已而  
用藥則擇其品之上性之良可以久服而無害者則五

藏和平而壽命長 不善養生者薄節慎之功遲吐納之  
效狀上藥而用下品 一代真氣而助彊陽根本已空僵仆無  
日天下之勢與此無殊故巨願 陛下愛惜風俗如護  
元氣古之聖人非一不知深刻之法可以齊衆勇悍之夫  
可以集事忠厚近於迂闊老成初若遲鈍然終不肯以  
彼而易此者顧其所以得小而所喪大也曹參賢相也曰  
值無擾獄市黃霸任相吏也曰治道去泰其或譏謝安以  
清談廢事安笑曰泰用法吏二世而亡劉晏為度支專  
用果銳少年務在急速集事好利之黨相師成風德宗  
初即位擢崔祐甫為相祐甫以道德寬大推廣上意故  
建中之政其聲翕然天下相望庶幾正觀及盧杞為相  
諷上以刑名整齊天下馴致澆薄以及播遷我 仁祖  
之御天下也持法至寬用人有叙專務掩覆過失未嘗

輕改舊章然考其成功則曰未至以言乎用兵則十出而九敗以言其府庫則僅足而無餘徒以德澤在人風俗知義是以升遐之日天下如喪考妣社稷長遠終必賴之則仁祖可謂知本矣今議者不察徒見其末年吏多因循事不振舉乃欲矯之以苛察濟之以智能招來新進銳勇之人以圖一切速成之效未享其利澆風已成且天時不齊人誰無過國君含垢至察無徒若陛下多方包容則人材取次可用必欲廣置耳目務求瑕疵則人不自安各圖苟免恐非朝廷之福亦豈陛下所願哉漢文欲用虎圈嗇夫釋之以為利口傷俗今若以口舌捷給而取士以應對遲鈍而退人以虛誕無實為人文以矯激不仕為有德則先王之澤遂將散微自古用人必須歷試雖有卓異之器必有已試之功

一則使其更變而知難事不輕作一則待其功高而望重人自無辭昔先主以黃忠為後將軍而諸葛亮憂其不可以為忠之名望素非關張之倫若班爵處同則必不悅其後關羽果以為言以黃忠豪勇之姿以先主君臣之契尚復慮此而况其他世常謂漢文不用賈生以為深恨臣嘗推究其旨竊謂不然賈生固天下之奇才所言亦一時之良策然請為屬國欲係單于則是處士之大言少年之銳氣昔高祖以三十萬眾困於平城當時將相羣臣豈無賈生之此三表五餌人知其蹕而欲以困中行說尤不可信矣兵凶器也而易言之正如趙括之輕秦李信之易楚若文帝亟用其說則天下殆將不安使賈生嘗歷艱難亦必自悔其說用之晚歲其術必精不幸喪亡非意所及不然文帝豈棄才之主絳灌

豈蔽賢之亡至於晁錯尤號刻薄文帝之世止於太子  
家令而景帝既立以為御史大夫申屠賢相發憤而  
死滋更號令天下騷然及至七國發難而錯之術亦窮  
矣文景優劣於此可見大抵名器爵祿人所奔趨必使  
積勞而後遷以明持久而難得則人各安其分不敢躁  
求今若多開驟進之門使有意外之得公卿侍從跬步  
可圖其得者既不肯以僥倖自名則不得者必皆以沉  
淪為恨使天下常調舉生妄心耻不若人何所不至欲  
望風俗之厚豈可但行哉選人之改京官常須十年以上  
荐更險阻計析毫釐釐其間一事聲牙常至終身淪棄今  
乃以一人之薦舉而予之猶恐未稱章服隨至使積勞  
久次而得者何以厭服哉夫常調之人非守則令負多  
聞少久已患之不可復開多門以待巧者若巧者侵奪

已甚則拙者迫休無聊利害相迫不得不察故近歲  
拙之人愈少而巧佞之士益多惟陛下重之惜之哀  
之救之如日近三司獻言使天下郡選一人催驅三司  
文字許之先次指射以酬其勞則數年之後審官吏部  
又有三百餘人得先占闕常調行次不其愈難此外勾  
當發運均輸按行農田水利以振監司之體各懷進用  
之心轉對者望以稱旨而驟遷奏課者求為優等而速  
化相勝以力相高以言而名實亂矣惟陛下以簡易  
為法以清淨為心使姦無所緣而民德歸厚臣之所願  
厚風俗者此之謂也古者建國使內外相制輕重相權  
如周如唐則外重而內輕如秦如魏則外輕而內重內重之  
弊必有姦臣拍鹿之患外重之弊必有大國問鼎之憂  
聖人方盛而慮衰常先立法以救弊國家租賦摠於計



省重兵聚於京師以古揆今則似內重恭惟 祖宗所以深計預圖而固非小臣所能臆度而周知然觀其委任臺諫之一端則是聖人過防之至計歷觀秦漢以及五代諫爭而死蓋數百人而自建隆以來未嘗罪一言者縱有薄責旋即超升許以風聞而無官長風采所繫不問尊卑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闕廊廡則宰相待罪故 仁宗之世議者機宰相但奉行臺諫風日而已聖人深意流俗豈知蓋摧用臺諫固未必皆賢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須養其銳氣而借之重權者豈徒然哉將以折姦臣之萌而救內重之弊也夫姦臣之始以臺諫折之而有餘及其既成以干戈取之而不足今法令嚴密朝廷清明所謂姦臣萬無此理然養猫以去鼠不可以無鼠而養不捕之猫畜狗以防姦不可以無姦而畜

不吠之狗 陛下得不上念 祖宗設此官之意下爲子孫立万世之防朝廷綱紀孰大於此臣自幼小所記及聞長老之談皆謂臺諫所言常隨天下公議公議所與臺諫亦與之公議所擊臺諫亦擊之及至 英廟之初始建稱親之議本非人主大過亦无典禮明文徒以衆心未安公議不允當時臺諫以死爭之今者物論沸騰怨人交至公議所在亦可知矣相顧不發中外失望夫彈劾積威之後雖庸人亦可以奮揚風采消委之餘雖豪傑有所不能振起且恐自茲以往習慣成風盡爲執政私人以致人主孤立紀綱一廢何事不生孔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故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臣始讀此書疑其大過以爲鄙夫之患失不過備位而苟容及觀李斯憂蒙恬

之奪其權則立二世以亡秦盧杞憂懷光之數其惡則  
誤德宗以再亂其心本生於患失而其禍乃至於喪邦  
孔子之言良不為過是以知為國者平居必常有志驅  
犯顏之士則臨難庶幾有殉義守死之臣苟平居尚不  
能一言則臨難何以責其死節人臣苟皆如此天下亦  
曰殆哉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如和羹同如  
濟水是故孫寶有言周公上聖召公大賢猶不相悅著  
於經典兩不相損晉之王導可謂元臣每與客言舉坐  
稱善而王述不悅以為人非堯舜安得每事盡善道亦  
歛衽謝之若使言無不同意無不合更唱迭和何者非  
賢方一有小人居其間則人主何緣得以知覺百之所  
謂積存紀綱者此之謂也臣非敢歷詆新政苟為異論  
如一日裁減皇族恩例判定任子條我修完器械閱習

鼓旗皆 陛下神筭之至明乾剛之必斷物議既名臣  
敢有詞然至於所獻三言則非臣之私見中外所病其  
誰不知昔禹戒舜曰無若舟朱傲惟慢遊是好舜豈有  
是哉周公戒成王曰無若商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  
成王豈有是哉周昌以漢高為桀紂劉毅以晉武為桀  
靈當時人君曾莫之罪而書之史冊以為美談使臣所  
獻三言皆朝廷未嘗有此則天下之幸臣與有焉若有  
方一似之則 陛下安可不察然而臣之為計可謂愚  
矣以螻蟻之命試雷霆之威積其狂愚豈可屢赦大則  
身首異處破壞家門小則削籍投荒流離道路雖然  
陛下必不為此何也臣天賦至愚篤於自信向者與議  
事校貢舉首違大臣本意已期竄逐敢意自全而  
陛下獨然其言曲賜召對從容久之至謂臣曰今政令

得失安在雖朕過失指陳可也臣即對曰陛下生知之性天縱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斷但患求治太速進人太銳聽言太廣又俾述其所以然之狀陛下領之曰卿所獻三言朕當熟思之臣之狂愚非獨今日陛下容之矣豈有容之於始而不赦之於終恃此而言所以不懼臣之所懼者譏刺既衆怨仇實多必將詆臣以深文中臣以危法使陛下雖欲赦臣而不得豈不殆哉死亡不辭但恐天下以臣為戒无復言者是以思之經月夜以繼日書成復毀至于再三感陛下聽其一言懷不能已卒吐其說惟陛下憐其愚忠而幸赦之不勝俯伏待罪憂恐之至

宋文鑑卷第五十四

宋文鑑卷第五十五

奏疏

徐州上 皇帝書

蘇軾

論治道二首

蘇軾

因擒鬼章論西羌夏人事宜

蘇軾

論內中車子爭道亂行

蘇軾

徐州上 皇帝書

蘇軾

臣以庸材備員冊府出守兩郡皆東方要地私竊以為守法令治文書赴期會不足以報塞万一輒伏私念東方之要務陛下之所宜知者得其一二草具以聞而陛下擇焉臣前任密州建言自古河北與中原離合常係社稷存亡而京東之地所以灌輸河北餅竭則壘取唇亡則齒寒而其民喜為盜賊為患最甚因為陛下

畫所以待盜賊之策又移守徐州覽觀山川之形勢察其風俗之所上而考之於載籍然後人知徐州為南北之襟要而京東諸郡彭城所寄也昔項羽入關既燒咸陽而東歸則都彭城夫以羽之雄略捨咸陽而取彭城則彭城之險固形便足以得志於諸侯者可知矣臣觀其地三面被山獨其西平川數百里西走梁宋使楚人開關而延敵材官驍發突騎雲縱真若屋上建瓴水也地宜菽麥一熟而飽數歲其城三面阻水樓堞之下以汴泗為池獨其南可通車馬而戲馬臺在焉其高十仞廣袤百步若用武之世屯千人其上聚楛木砲石凡戰守之具以与城相表裏而精三年糧於城中雖用十萬人不易取也其民皆長大膽力絕人喜為剽掠小不適意則有飛揚跋扈之心非止為盜而已漢高祖沛人也

項羽宿遷人也劉裕彭城人也朱登忠碭山人也皆在今徐州數百里間耳其人以自負凶桀之氣積以成俗魏太武以三十萬眾攻彭城不能下而王智興以卒伍庸材恣睢於徐朝廷亦不能下豈非其地形便利人卒勇悍故耶州之東北七十餘里即利國監自古為鐵官商賈所聚其民富樂凡三十六冶冶戶皆大家藏鐵巨万常為盜賊所窺而兵衛寡弱有同兒戲臣中夜以思即為寒心使劇賊致死者十餘人白晝入市則守者皆棄而走耳地既產精鐵而民皆善鍛散冶戶之財以嘯召無賴則烏合之衆數千人之伏可以一夕具也順流南下辰發已至其徐有不守之憂矣使不幸而賊有過人之材如呂布劉備之徒得徐而逞其志則京東之安危未可知也近者河北轉運司乞奏禁止利國監鐵

不許入河北朝廷從之昔楚人亡弓不能忘楚孔子猶小之况天下一家東北二冶皆為國兵利而奪彼以與此不已隘乎自鐵不北行冶戶皆有失業之憂詎臣而訴者數矣臣欲因此以征冶戶為利國監之捍屏今三十六冶冶各百餘人採鑛伐炭多飢寒亡命疆力驚忍之民也臣欲使臣冶戶每冶各擇有材力而忠謹者保任十人籍其名於官授以卻刃刀槊教之擊刺每月兩衙集於知監之庭而閱試之藏於官有待大盜不得役使犯者以違制論冶戶為盜所擬久矣民皆知之使冶出十人以自衛民所樂也而官又為除近日之禁使鐵得北行則冶戶皆悅而聽命姦猾破膽而不謀矣徐城雖險固而樓櫓敝惡又城大而兵少緩急不可守今戰兵千人耳臣欲乞亦南京新招騎射兩指揮於徐此故徐

人也嘗屯於徐營壘林石既具矣而遷於南京異時轉運使分東西路畏餽餉之勞而移之西耳今兩路為一其去木無所損益而足以為徐之重城下數里頗產精石無窮而奉化猶軍見闕數百人臣願募石工以足之聽不差出使北數百人者常採石以甃城數年之後舉為金湯之固要使利國監不可窺則徐無事徐無事則京東無虞矣沂州山谷重阻為逋寇淵藪盜賊每入徐州界中陛下若採臣言不以臣言為不肖願復三年守徐且得兼領沂州兵甲巡檢公事必有以自効京東惡盜多出逃軍逃軍為盜民則望風畏之何也技精而法重也技精則難敵法重則致死其勢然也自陛下置將官修軍政士皆精銳而不免於逃者臣嘗考其所由蓋自近歲以來部送罪人配軍者皆不使役人而使禁軍軍士

富部送者受牒即行往返不下十日道路之費非取息  
錢不能辦百姓畏法不敢借貸亦不可復得惟所部將  
校乃敢出息錢與之歸而刻其糧賜是以上下相持軍  
政不修博奕飲酒無所不至窮苦無聊則逃去為盜臣  
自至徐即取不係省錢百餘千別儲之當部送者量遠  
近裁取以三月刻納不取其息將吏有敢借貸錢者痛  
以法治之然後嚴軍政禁酒博比暮年士皆飽暖練熟  
技藝等第為諸郡之冠 陛下遣勅使按閱所具見也  
臣願下其法諸郡推此行之則軍政修而逃者寒亦去  
盜之一端也臣聞之漢相王嘉曰孝文帝時二千石長  
吏安官樂職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其後稍稍變易  
公卿以下轉相促急司隸部刺史發揚陰私吏或居官  
數月而退二千石益輕賤吏民慢易之知其易危小失

意則有離畔之心前山陽亡徒蘇令縱橫吏上臨難莫  
肯伏節死義以守相威權委奪故也國家有急取辦於  
二千石尊重難危乃能使下以王嘉之言而考之於今  
郡守之威權可謂素奪矣上有監司伺其過失下有吏  
民持其長短未及按問而差替之命已下矣欲督捕盜  
賊法外求一錢以使人且不可得盜賊凶人情重而法  
輕者乎臣輒配流之則使所在法司覆按其狀劾以失  
入惴惴如此何以得吏士死力而破姦人之黨乎由此  
觀之盜賊所以滋熾者以 陛下守臣權太輕故也臣  
願 陛下稍重其權責以大綱略其小過凡京東多盜  
之郡自青鄆以降如徐濟齊曹之類皆慎擇守臣聽法  
外處置疆盜頗賜緡錢使得以布設耳目畜養爪牙然  
緡錢多賜則難常少又不足於用臣以為每郡可歲別

給一二百千使以釀酒凡使人葺捕盜賊得以酒予之  
敢以爲他用者坐贓論賞格之外歲得酒數百亦足以  
使人矣此又治盜之一術也然此皆其小者其大者非  
臣之所當言欲默而不發則又私自念遭值 陛下英  
聖特達如此若有所不盡忠臣之義故昧死復言之昔  
者以詩賦取士今 陛下以經術用人名雖不同然皆  
以文詞進耳考其所得多吳楚閩蜀之人至於京東西  
河北河東陝西五路蓋自古豪傑之場其人沈鷲勇悍  
可任以事然欲使治聲律讀經義以與吳楚閩蜀之士  
爭得失於毫釐之間則彼有不仕而已故其得人常少  
夫惟忠孝禮義之士雖不得志不失爲君子若德不足  
而才有餘者困於無門則無所不至矣故臣願 陛下  
特爲五路之士別開仕進之門漢法郡縣秀民推擇爲

吏考行察廉以次迂補或主二千石入爲公卿古者不  
專以文詞取人故得士爲多黃霸起於卒吏薛宣進於  
書佐朱邑選於嗇夫邴吉出於獄吏其餘名臣廉吏由  
此而進者不可勝數唐自中葉以後方鎮皆列選後以  
掌牙兵是時四方豪傑不能以科舉自達者皆爭爲之  
往往積功以取旌鉞雖老姦巨盜或出其中而名如  
將如高仙芝封常清李光弼來瑱李抱玉段秀實之流  
所得亦已多矣王者用人如江河江河所趨百川赴  
焉蛟龍生之及其去而之他則魚鼈無所遺其體而鯢  
爲之制今世胥史牙校皆奴僕庸人者無他以 陛下  
不用也今欲用胥史牙校而胥史行文書治刑獄錢穀  
其勢不可廢鞭撻鞭撻一行則豪傑不出於其間故凡  
士之刑者不可用用者不可刑故臣願 陛下採唐之

舊使五路監司郡守共選士人以補牙職皆取人材心力有足過人而不能從事於科舉者祿之以今之庸錢而課之鎮稅場務督捕盜賊之類自公罪杖以下聽贖依將校法使長吏得薦其才者第其功闕書其歲月使得出比任子而不以流外限其所至朝廷察其尤異者擢用數人則豪傑英偉之士漸出於此塗而姦猾之黨可得而籠取也其條目委曲臣未敢盡言惟 陛下留神省察昔晉武平吳之後詔于下罷軍役州郡悉去武備惟山濤論其不可帝見之曰天下名言也而不能用於求寧之後盜賊遂起郡國皆以無備不能制其言乃驗今臣於無事之時屢以盜賊為言其私憂過計亦已甚矣 陛下縱能容之必為議者所笑使天下無事而臣獲笑可也不然事至而圖之則已晚矣干犯天威罪在不赦

不赦

論治道二首

道德

蘇軾

人君以至誠為道以至仁為德守此二言終身不易弄舜之主也至誠之外更行他道皆為非道至仁之外更作他德皆為非德何謂至誠上自大臣下至小民內自親戚外至四夷皆推赤心以待之不可以絲毫偽也如此則四海之內親之如父子信之如心腹未有父子相圖心腹相欺者如此而天下之不治未之有也絲毫之偽一萌於心如人有病先見於脈如人飲酒先具於色聲色動於幾微之間而循阻行於千里之外彊者為敵弱者為怨四海之內如盜賊之憎主人鳥獸之畏弋獵則人主孤立而危亡至矣何謂至仁親臣如手足視民



如赤子戢兵省刑時使薄斂行此六事而已矣獨莫逆於好用兵怨莫大於好起獄災莫深於奪民利此四者陷民之坑穽而伐四者行彼六者而仁不可勝用也仁至仁無敵審能行之當獲四種福以而國安以天道言之則享年永而下古今比試之效也去聖益遠邪說滋術文姦言以濟暴行為中商之學老不學術數人主天下之父也為人父乎為莊老之學者則曰聖人不仁以兵黷武則曰吾以威四夷而安中國以禁姦慝而全善人欲虐使厚於誅暴亂雖若不仁而卒歸於仁此

二世王莽嘗用之矣皆以經術附會其說書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此言威福不可移於臣下也欲威福不移於臣下則莫若捨己而從眾衆之所是我則為之衆之所非我則去之夫衆未有不公而人君者天下公議之主也如此則威福將安歸乎今之說者則不然曰人主不可以不作威福於是違衆而用己已之耳目終不能徧天下要必資之於人愛憎喜怒各行其私而浸潤膚受之說行矣然後從而賞罰之雖名為人主之威福而其實左右之私意也姦人竊吾威福而賣之於外則權與人主侔矣書曰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威者畏威之謂也愛者懷私之謂也管仲曰畏威如疾民之上也從懷如流民之下也畏威之心勝於懷私則事無不成今之說者則不然曰人君當使威刑勝於惠愛如

是則予不如奪生不如殺堯不如桀而幽厲相靈之君  
長有天下此不可不辨也

刑政

書曰臨下以簡御衆以寬此百世不易之道也昔漢高  
祖約法三章蕭何而定律九章而已至於文景刑措不  
用歷魏而晉條目滋章斷罪所用至二方六千三百七  
十一條而姦益不勝民無所措手足唐及五代止用律  
令國初加以注疏情文備矣入乎編敕續降動若牛毛人  
之耳目所不能周思慮所不能照而法病矣臣愚謂當  
熟議而少寬之人主前旒蔽目難續塞聰耳目所及尚  
不能盡而况察人於耳目之外乎今御史六察專務鈎  
考簿書責發細微自三公九卿以赦過不暇夫詳於小必  
略於大其文密者其實必疎以近歲以來水旱盜賊四

民流亡邊鄙不寧皆不以責而相而尚書諸曹文牘繁  
重窮日之力書紙尾不暇此也曰苛察之過也不可以不  
變易曰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先王之理財也必斷  
之以正辭其辭正則其取之也義三代之君食租衣稅  
而已是以辭正而民服自漢以來監鐵酒茗之禁稱貸  
權易之利皆心知其非而冒行之故辭曲而民為盜今  
欲嚴刑妄賞以去盜不若損利以予民衣食足而盜賊  
自止夫興利以聚財者人臣之利也非社稷之福省費  
以養財者社稷之福也非人臣之利何以言之民者國  
之本而刑者民之賊興利以聚財必先煩刑以賊民國  
本搖矣而言利之臣先受其賞近歲宮室城池之役南  
蠻西夏之師車服器械之資略計其費不下五千萬緡  
求其所補卒亦安在若以此積糧則沿邊皆有九年之

蓄西夷北邊望而不敢近矣趙充國有言湟中穀斛八錢吾謂余三百万斛羌人不敢動矣不待煩刑賊民邊鄙以安然為人臣之計則無功可賞故凡人臣欲興利而不欲省費者皆為身謀非為社稷計也人主不察乃以社稷之深憂而徇人臣之私計豈不過甚矣哉

因擒鬼章論西羌夏人事宜

蘇軾

臣竊見近者熙河路奏生擒鬼章一日官稱賀中外同慶臣愚無知竊謂安危之機正在今日若應之有道處之有術則安邊息民必自是始不然將驕卒惰以勝為災亦不足怪故臣區區欲乞陳前後致寇之由次論當今待敵之要雖狂愚無取亦臣子之常分昔先帝用兵累年雖中國靡弊然夏人困折亦幾於亡橫山之地沿邊七八百里不敢耕者至二百餘里歲賜既罷和市亦絕

虜中疋帛至五十餘千其餘老弱轉徙牛羊墜壞所失蓋不可勝數飢羸之餘乃始歎塞當時執政大臣謀之不深因中國厭兵遂納其使每一使賜予貨易無患得絹五方餘疋歸鬻之其民疋五六千民大悅一使所獲率不下二十方緡使五六至而累年所罷歲賜可以坐復既使虜因吾資以德其民且飽而思奮又使其窺成厭兵欲和之意以為欲戰欲和權皆在我以故輕犯邊陲利進否則復求和無不可者若當時大臣因虜之請受其詞不納其使且詔邊臣與之往返商議所獲新疆取捨在我俟其詞意屈服約束堅明然後納之則虜雖背恩反覆亦不至如今日之速也虜雖有易我意然不得西蕃解仇結好亦未敢動夫阿里骨董氈之賊臣也挾莫丹公主以弑其君之二妻董氈死匿受不發逾年

衆定乃詐稱嗣子爲書鬼章温溪心等名以請于朝當時執政若且令邊臣審問鬼章等以阿里骨當立不立若朝廷從汝請遂授節鉞阿里骨真汝主矣汝能臣之如董擅乎若此等無詞則是諸羗心服既立之後必能統不都部吾又何求若其不服則釁自彼生爵命未下曲不在吾彼既一國三公則吾分其恩禮各以一近上使額命之鬼章等各得所欲宜亦無患當時執政不深慮此專以省事爲安國因其妄請便授節鉞阿里骨自知不當立而憂鬼章之討也故欲借力於西夏以自重於是始有解仇結好之謀而鬼章亦不平朝廷之以賊臣君我也故怒而盜邊夏人知諸羗之叛也故起而和之此臣所謂前後致寇之由明主不可以不知者也雖既往不咎然可以爲方來之監元昊本懷大志長於用

兵亮祚天付先狂輕用其衆故其爲邊患皆歷年而後足定今梁氏專國素與人多不協力內自相圖其能以創殘呻吟之餘久與中國敵手料其姦謀蓋非元昊亮祚之比矣意謂二聖在位恭默守成仁恕之心著於遠迹必無用武之意可肆無厭之求蘭會諸城鄙延五寨好請不獲勢挾必從猖狂之後求無不獲計不過此耳今者竊聞朝廷降詔諸路勅勵戰守深明逆順曲直之理此固當今之急務而詔書之中亦許夏人之自新臣切以謂開之太易納之太速曾未一戰而厭兵欲和之章已見乎外此復蹈前日之失矣臣甚惜之今若聞鬼章之捷或漸有款塞之謀必將爲恭狼相半之詞而繼之以無厭之請若朝廷復納其使則是欲戰欲和權皆在虜有求必獲不獲必叛雖媿一時之安必起無窮之

譽故臣願明主斷之於中深詔大臣密勅諸將若其人  
軟塞當受其詞而却其使然後明勅邊臣以夏人受恩  
不貲無故犯順今雖款塞反覆難保若實改心向化當  
且與邊臣商議苟詞意未甚屈服約束未甚堅明則且  
却之以示吾雖不逆其善意亦不汲汲求和也彼其心  
服而來吾雖未納其使必不於往返商議之間遽復盜  
邊若非心服則吾雖蕩然開懷待之如舊能必其不叛  
乎今歲涇原之入豈吾待之不至邪但使吾兵練士飽  
斥候精明虜無大獲不過數年必自折困今雖小勞後  
必堅定此臣所謂當今待敵之要亦明主不可以不知  
者也今朝廷意在息民不憚屈已而臣獻言乃欲艱難  
其請不急於和似與聖意異者然古之聖賢欲行其意  
必有以曲成之未嘗直情而徑行也將欲翕之必固張

之將欲取之以固予之夫直情而徑行未有獲其意者  
也若權其利重究其所至則臣之愚計於安邊息民必  
久而固與聖意心初無小異然臣竊度朝廷之間似欲以  
畏事為無事也自臣切以為過矣夫為國不可以生事亦  
不可以畏事也外事之弊與生事均譬如無病而服藥與  
有病而不服藥亦皆可以殺人夫生事者無病而服藥也  
畏事者有病而不服藥也乃者阿理骨之請人人知其  
不當予而朝在予之以求無事然事之起乃至於此不  
幾於有病而不服藥乎今又欲遽納夏人之使則是病  
未除而藥先止其與幾何臣於侍從之中受恩至深其  
於委曲而保全與眾獨異故敢出位先事而言不勝恐  
悚待罪之至

臣謹按漢武帝中郊祠甘泉泰畤汾陰后土而趙昭常從  
在屬車間時埶雄特詔承明奏賦以諷其畧曰想西王  
母欣然而上臺可兮屏玉女而却慮妃言婦女不當與齊  
祠之間也臣今備位夏官職任鹵簿準故事郊祀既成  
乘輿還齊宮以服通天冠絳紗袍教坊鈞容作樂還內  
然後后妃之屬內中道迎謁已非典禮而况方當祀事未  
畢而中宮掖庭得在勾陳豹尾之間乎切見 二聖崇  
奉大祀嚴恭畏畏變越古今四方來觀莫不悅服今車  
駕方宿齊太廟而內中車子不避仗衛爭道亂行臣愚  
竊恐於觀望者損不敢不奏乞賜約束仍乞取問隨行  
合于勾當人施行

宋文鑑卷第五十五

宋文鑑卷第五十六  
奏疏

上皇帝書

上皇帝書

蘇轍

臣官至跡賤朝廷之事非所得言然竊自惟雖其勢不  
當進言至於報國之義猶有可得言者昔 仁宗親策  
直言之士臣以不識忌諱得罪於有司 仁宗哀其狂  
愚力排群言使臣得不遂弃於世臣之感激思有以報  
為日久矣今者 陛下以聖德臨御天下將大有為以  
濟斯世而臣材力庸駑下無以自效竊聽之道路得其一  
二思致之左右以懲創前事不復以聞則其思報之誠  
沒世而不能自達是以輒發其狂言而不知止臣聞善  
為國者必有先必後之次自其所當先者為之則其後必

舉自其所當後去日為之則先後並廢書曰欲升高必自  
下欲陟遐必自邇邇世未有不自下而能高不自近而能  
遠者然世之人嘗曰鄙其下而厭其近務先從事於高遠  
不知其不可得也一詩曰無田甫田維莠驕驕無思遠人  
勞心忉忉為田甫田而力不給則曰弗而不治不若不  
田也思遠人而德不足則心勞而無獲不若不思也欲  
田甫田則必自其小者始小者之有餘而甫田可啓矣  
欲來遠人則必自其近者始近者之既復而遠人自至  
矣苟由其道其勢可以自得苟不由其道雖彊求而不  
獲也愚不自蓋嘗試妄論今世先後之宜而竊觀 陛  
下施設之萬一以為所當先者失在於不為而所當後者  
失在於太早然臣非敢以為信然也特其所見有近於  
是者是以因其所似為 陛下深言之伏惟 陛下即

位以來躬親庶政聰明睿智博達宏辯文足以經治武  
足以制斷重之以勤勞加之以恭儉九古之帝王曠世  
而不能有一焉者 陛下一旦兼而有之矣夫以天縱  
之資濟之以求治之心施之於事宜無為而不成無欲  
而不遂今也為國歷年於茲而治不加進天下之弊日  
益於前世天下之人未知所以適治之路災變橫生川  
原震裂江河湧沸人民流離災害繼作歷月移時而其  
變不止此臣所以日夜思念而不曉疑其先後之次有  
所未得者也夫今世之患莫急於無財而已財者為國  
之命而萬事之本國之所以存亡事之所以成敗常必  
由之昔趙充國論備邊之計以為湟中穀斛八錢糴三  
百萬斛老人不敢動矣諸葛亮用兵如神而以糧道不  
繼屢出無功由是觀之苟無其財雖有聖賢不能自致

於跬步苟有其財雖庸人可以一日而千里 陛下頃  
以西夏不臣赫然發憤建用兵之策招來橫山之民將  
奪其嶮岨破壞其國而後已方是之時夏人殘虐失衆  
橫山之民馱苦思漢而又無其荐飢苟加之以兵此非  
計之失者也然而緣邊無數月之糧關中無終歲之儲  
而所興之役有莫大之費 陛下才且泰然不以爲憂  
以爲萬舉而有萬全之功既而邊臣失律先事輕發亦  
既入踐其國係虜其民矣然而 陛下得其地而不動  
收捕其人而不敢臣雖有成功而不敢繼也其終卒至  
於廢黜謀臣而講和好夫 陛下謀之於暮年之前而  
罷之於既發之後豈以爲 廷失當而悔之哉誠無財  
善其後耳且夫財之不足且 廷爲國之先務也至於鞭  
四夷臣服異類是極治之以 誅功而太平之粉飾也然今

且先之此臣所以知其先後之次有所未得者也今者  
陛下懲前事之失出祕府之財徙內郡之租賦增轉漕  
之吏使備沿邊三歲之畜臣以此疑 陛下之有意乎  
財矣然猶以爲未也何者祕府之財不可多取而內郡  
之民不可重內可以紓目前之患而未可以爲長久之  
計此臣所以求效其區區而不能自已也善爲國者不  
然知財之最急而萬事賴焉故常使財勝其事而事不  
勝財然後財不可盡而事無不濟財者車馬也事者其  
所載物也載物者常使馬輕其車車輕其物馬有餘力  
車有餘量然後可以涉塗泥而車不償登坂險而馬不  
躓今也四方之財莫不盡取民力屈矣而上用不足乎  
居惴惴僅能以自完而事變之生復不可料譬如弊車  
羸馬而引立山之載幸而無虞猶恐不能勝不幸而有



陰雨之變陵谷之嶮其患必有不可知者故臣深思極慮以爲方今之計莫如豐財然臣所謂豐財者非求財而益之也去事之所以害財者而已矣夫使事之害財者未去雖求財而益之財愈不足使事之害財者盡去雖不求豐財然而求財之不豐亦不可得也故臣謹爲陛下言事之害財者三一日冗吏二日冗兵三日冗費冗吏之說曰請原古之所以置吏之意有是民也而後有是官有是官也而後有是吏量民而置官量官而求吏其本凡以爲民而已是以古者即其官以取人郡縣之職缺而取之於民府寺之爲守令入以爲卿相出入相受中外相貫一人去之一人補之其勢不容有冗食之官士之來者無窮而官有限極於是兼索判知之法生

而官法始壞浸以分散不復其舊是以吏多於上而士多於下上下相窒譬如決水於不流之澤前者未盡來者已至填咽充滿一陷於其中而不能出故布衣之士多方以求官已仕之吏多方以求進下慕其上後慕其前不愧詐僞不耻爭奪禮義消亡風俗敗壞勢之窮極遂至於此夫人情舒則樂易樂易則有所不爲窘則憊憊則無所不至今使衆人相與皆出於隘足履相躡肩肘相逮徬徨而不得進又將禁其奔走而爭先者苟將禁之則莫如止來者而闢其隘今也驅市人而納之不勝其多也設嶮於中途而艱難之是以法愈設而爭愈甚惟陛下以時救之下哀痛之書明告天下以吏多之故與之更立三法其一使進士諸科增年而後舉其額不增累舉多者無推恩其說曰凡今之所以至於不可

勝數者以其取之之多也古之人其擇吏也甚精人知吏之不可以妄求故不敢輕爲士爲士者皆其脩潔之人也今世取人誦文書習程課未有不可爲吏者也其求之不難而得之甚樂是以群起而趨之凡今農工商賈之家未有不捨其舊而爲士者也爲士者日多然而天下益以不治今世所謂居家不事生產仰不養父母不恤妻子浮游四方侵擾州縣造作誹謗者農工商不與也祖宗之世士之多少其比於今不能一二也然其削平僭亂創立法功業卓然見於後世今世之士不敢望其萬一也士之多不及於今世而功則過之無足恠者取之至少則人不敢輕爲士其所取者皆州郡之選人也故爲是法使人知上意之所向十年之後無實之士將不黜而自減且夫設科以待天下之士

之財其詳可分於轉運使而使三司歲以攬其綱目既使之得優游以治財貨之源又可頗損其吏以絕亂法之弊苟三司猶可損也而百司可見矣然而此三法者皆世之所謂拂世戾俗召然而速謗者也今且將行之臣非敢犯衆人之怒而行此危事也以爲有可行之道焉何者自臺省六品諸司五品一郊而任一人自兩制以上一歲而任一人此祖宗百年之法相承而不變者也而仁宗之世則損之三載而考績無罪者遷其官自唐以來亦未始有變者也而英宗之世則增之此二者夫豈便於俗哉然而莫敢怨者以爲吏多而欲損者天下之公議其不欲者天下之私計也以私計而怨公議其爲怨也不直矣是以善爲國者循理而不卹怨非不卹怨知其無能爲也且今此三法者固未嘗行也

然而天下亦不免於怨何者士之出身爲吏者捐其生業棄其田里以盡力於王事而今也以吏多之故積勞者久而不得遷去官者久而不得調又多爲條約以沮格之減罷其舉官破壞其考第使之窮窘無聊求進而不得遂此其爲怨豈減於布衣之士哉鈞之二怨皆將不免然使新進之士日益多國力匱竭而不能支十年之後其患必有不可勝言者故臣願陛下親斷而力行之苟日增之吏漸於衰少則臣又將有以治其舊吏使諸道職司每歲終任其所部郡守監郡各任其屬曰自今以前未有以私罪至某職罪正入已至若干者二者皆自上鈞其輕重而裁之已而以它事發則與之同罪雖去官與赦不降也夫以私罪至某職罪正入已至若干其爲惡也著矣而上不察則士之不明亦可知矣故

與之同罪而不過今世之任人者任其終身苟其有罪終身鈞坐之夫任人之身任其未然之不可知者也任人之歲終而無過任其已然之可知者也臣請得以較之任其未然之不可知雖聖人有所不能任其已然之可知雖衆人能之今也任之以聖人之所不能既不敢辭矣而况任人之所能顧不可哉且按察之吏則亦不患其不知也患其知而未必皆按曰是無損於我而徒以爲怨去爾今使其非及之其勢將無所不問陛下誠能擇奉公疾惡之臣而使行之陛下厲精而察之去民之患如除腹心之疾則其以私罪至某職罪正入已至若干者非復過誤通陷於深文者也苟遂放歸終身不齒使茲吏有所懲則冗吏之弊可去矣冗兵之說曰臣聞國朝創業之初四方割據中國地狹兵

革至少其後蕩滅諸國拓地  
天下之兵僅三十萬方此之  
兵力不屈未嘗有兵少之患  
內侵繼遷叛逆每有警急將  
是召募日增而兵額之多遂  
間元昊竊發復使諸道點民  
十萬自是天下遂以百萬為  
之兵至於二十八萬舉雍熙  
中一隅之用兵多之甚於此  
兵分隸堡障戰兵統於將帥  
兵常多我兵常少衆寡不敵  
未有不以此自解者也夫  
餘今世之兵至多而常患於  
既廣兵亦隨衆雍熙之間  
時屯戍征討百役並作而  
也自咸平景德以來契丹  
帥不問得失輒請益兵於  
倍前世其後寶元慶曆之  
為兵而沿邊所屯至七八  
額雖復近歲無事而關中  
天下之衆適以備方今關  
見矣然臣聞方今宿邊之  
者其實無幾每一見賊賊  
以每戰輒敗往者將帥失利  
祖宗之兵至少而常若有  
不足此二者不可不察也

兵法有之曰興師十萬出征  
日費千金內外騷動怠於治  
百金不能知敵之情者不仁  
於間賞莫重於間間者三軍  
用兵至於以少為多而今世  
之原皆出於此何以言之臣  
聞 太祖用李漢超馬仁  
瑒韓令坤賀惟忠何繼筠等  
五人使備契丹用郭進武  
宋琪李謙溥李繼勳等四人  
使備河東用趙贊姚內斌  
董遵誨王彥昇馮繼業等五  
人使備西羗皆厚之以關  
市之征饒之以金帛之賜其  
家屬之在京師者仰給於  
縣官貿易之在道路者不問  
其商稅故此十四人者皆  
富厚有餘其視弃財如弃糞  
土調人之急如恐不及是  
以死力之士貪其金錢捐軀  
命冒患難深入敵國刺其

陰計而效之至於飲食動靜無不畢見每有入寇輒先知之故其所備者寡而兵力十分敵之至者舉皆無得而有喪是以當此之時備邊之兵多者不過萬人少者五六千以天下之大而三十萬兩兵足為之用今則不然一錢以上皆籍於三司有敢緝用謂之自盜而所謂公使錢多者不過數千緡百須云云焉而監司又伺其出入而繩之以法至於用間則曰官給茶絲夫百餘之茶數束之絲其不足以易人之死也一明矣是以今之為間者皆不足恃聽傳聞之言采疑似之事其行不過於出境而所問不過於熟戶苟有藉口以欺其將帥則止矣非有能知敵之至情者也敵之至情既不可得而知故常多屯兵以備不意之患以百萬之衆而常患於不足由此故也 陛下何不權其輕重而計其利害夫關市之

征比於茶絲則多而三十萬人之奉比於萬人則約衆人知目前之害而不知歲了之病平居不忍奔關市之征以與人至於百萬則恬而不知恠昔 太祖起於布衣百戰以定天下軍旅之事其思之也詳其計之也熟矣故臣願 陛下復修其成法擇任將帥而厚之以財使多間諜之士以為耳目耳目既明雖有強敵而不敢輒近則雖雍熙之兵可以足用於今世 陛下誠重難之臣請陳其可減之實何者今世之強兵莫如沿邊之士人而今世之惰兵莫如內郡之禁旅其名愈高其廩愈厚其廩愈厚其材愈薄往者西邊用兵禁軍不堪其役死者不可勝計羗人每出聞多禁軍輒舉手相賀聞多士兵輒相戒不敢犯以實較之士兵一人其材力足以當禁軍三人禁軍一人其廩給足以贍士兵三人使

禁軍萬人在邊其用不能當三千人而常耗三萬人之  
畜邊郡之儲比於內郡其價不啻數倍以此權之則土  
兵可益而禁軍可損雖二尺童子知其無疑也陛下  
誠聽臣之謀臣請使禁軍半之在內郡者勿復以戍邊因  
其老死與亡而勿復補伍以足以為內郡之備而止去之  
以漸而行之以十年而心兵之弊可去矣冗費之說曰  
世之冗費不可勝計也註明言其大與臣之所知者而  
陛下以類推之臣聞事之所必至恩有所必窮事至而  
後謀則害於事恩窮而後遷則傷於恩昔者太祖  
太宗數睦九族以完天下方此之時宗室之眾無幾也  
是以合族於京邑又而不別世歷五聖而太平百年  
矣宗室之盛未有過於此時者也祿廩之費多於百官  
而子孫之眾官室不能及反無親疏之差無貴賤之等自

不免於貴貴甚則東南之民傾而赴之赴之者眾則將  
反於賤致賤必以貴致貴必以賤此亦必然之數也故  
臣願為此二者與舊法比日立試其利害而較其可否必  
將有可用者然後舉而從之此又去冗費之一端也臣  
聞富國有道無所不郵者曰富之端也不足郵者貧之源  
也從其可郵而收之無所不收則其所存者廣矣從其  
無足郵而弃之無所不弃則其所亡者多矣然而世人  
之議者則不然以為天下之富而傾區區之用此有司  
之職而非帝王之事也此說之行於天下數百年於茲  
矣故天下之費其可已者常多於舊臣不敢遠引前世  
請言近歲之事自嘉祐以來聖人迭興而天下之吏京  
秩以上再遷其官天下郡守職司再補其親戚自治平  
京師之大水與去歲河朔之大震百役並作國有至急

之費而郊祀之賞不廢於首官自橫山用兵供億之未  
定與京師流民勞徠之未息官司困乏日不暇給而宗  
室之喪不俟歲月而葬百以此觀之知朝廷有無足卹  
之義臣誠知事之既往無可為者然苟自今從其可卹  
而收之則無益之費猶可漸減此又去冗費之一端也  
臣不勝拳拳私憂過計為是三冗之說以獻伏惟  
陛下思深謀遠聽斷詳盡於天下之事無所不矚臣之  
所陳何足言者然臣愚以為苟三冗未去要之十年之  
後天下將益衰耗難以復治陛下何不講求其原而  
定其方畧擇任賢俊而授之以成法使皆久於其官而  
後責其成績方今天下之官泛泛乎皆有欲去不久之  
心侍從之臣逾年而不得代則皇皇而不樂今雖不能  
使之盡又然至於諸道之職司三司之官吏訟邊之將

生齒以上皆養於縣官長而爵之婢娶喪葬無不仰給  
於上日引月長未有知其所止者此亦事之所必全而  
恩之所必窮者也然未聞所以謀而遷之古者天子七  
廟三昭三穆與太祖而七以人子之愛其親推而上  
之至於其祖由祖而上至於百世宜無所不愛無所不  
愛則宜無所不廟苟推其無窮之心則百世之外無非  
廟而後為稱也聖人知其不可故為之制七世之外非  
有功德則迭毀春秋之祭不與莫貴於天子莫尊於天  
子之祖而廟不加於七何者恩之所不能及也向獨至  
於宗室而不然臣聞三代之間公族有以親未絕而列  
於庶人者兩漢之法帝之子為王王之庶子猶有為侯  
者自侯以降則庶子無復爵士蓋有去而為民者有自  
為民而復仕於朝者至唐亦然故臣以為凡今宗室宜

以親疏貴賤為差以次出之使得從仕比於異姓擇其  
可用而試之以漸凡其秩祿之數遷乞之等黜陟之制  
任事之令與異姓均臨之以按察持之以察吏威之以  
刑禁以時察之使其不才者不至於害民其賢者有以  
自效而其不任為吏者則出之於近郡官為廬舍而廩  
給之使得得占田治生與士庶比今聚而養之厚之以不  
訾之祿尊之以莫貴之爵使其賢者老死鬱鬱而無所  
施不賢者居諸隘陋戚戚而無以為樂其非計之得也  
昔唐武德之初封從昆弟于白勝末以上皆爵郡王  
太宗即位疑其不便以問大臣封德彝曰爵命崇則力  
多以天下為私奉非至公之法也於是跡屬王者降  
為公夫自王以為公非人情之所樂也而猶且行之今  
使之爵祿如故而獲治民雖有內外之異宜無有怨者

然臣觀朝廷之議未嘗敢有及此何者以宗室之親而  
布之於四方懼其啓姦人之心而生意外之變也臣切  
以為不然古之帝王好疑而多防雖父子兄弟不得尺  
寸之柄幽囚禁錮齒於匹夫者莫如秦魏然秦魏皆數  
世而亡其所以亡者劉氏項氏與司馬氏而非其宗室  
也故為國者苟失其道雖胡越之人皆得謀之苟無其  
釁雖宗室誰敢覬者惟陛下蕩然與之無疑使得以  
次居外如漢唐之故此亦去冗費之一端也臣聞漢唐  
以來重兵分於四方雖有未大之憂而饋運之勞不至  
於太甚祖宗受命懲其大患而畧其細故斂重兵而  
聚之京師根本既強天下承望而服然而諱漕之費  
遂倍於古凡今東南之米每歲溯汴而上以石計者至  
五六百萬山林之木盡於舟楫州郡之卒弊於道路月



廩歲給之奉不可勝計往返數千里飢寒困迫每每侵盜雜以它物米之至京師者率非完物矣由此觀之今世之法直以其力致之而不計其患非法之良也臣願更爲之法舉今每歲所運之數而四分之二其用舊法官出船與兵而漕之凡皆如舊其一募六道之富人使以其船及人漕之而所過免其商稅能以若干至京師而無所欺盜敗失者以今三司軍士八將之賞與之方今濱江之民以其船爲官運者不求官直蓋取官之所入而不覆較者得其贏以自潤而富口比之欲仕者往往求爲軍大將以此推之宜有應募者其官自置場而買之京師京師之兵當得米而不願以有計其直以錢借之夫物有常數取之於南則不足於北捨之於東則有餘於西此數之必然而不可逃者也今官欲買之其治

佐此皆與天子共成事者也天下之事將一貢成之而不見其任開其源者不見其流發其謀者不見其成功此事之所以不得成也陛下誠擇人而用之使與二府皆以於其官人知不得苟免而思長久之計君臣同心上下協力磨之以歲月如此而三冗之弊乃可去也然而爲此則猶有所患何者今世之士大夫一惡同而好異疾成而喜敗事苟不出於己小有齟齬不合則群起而噪之借如今使按察之官注其屬吏歲終而無過此其勢必將無所不按得罪者必將多於其舊然則天下之口紛然非之矣不幸而有一不當衆將群指以罪法一不當不能動不幸而至於再三雖上之人亦將不免於惑衆人非之於下而朝廷疑之於上攻之者衆而持之者不堅則法從此敗矣蓋世有耕田而以其耜殺人者

或者因以耕田為可廢夫殺人之可誅與耕田之不可廢此二事也安得以彼而害此哉故夫按之而不以其實者罪之可也而法之是非則不在此苟陛下誠以為可行必先能破天下之浮議使良法不發於中道如此而後三冗之弊可去也三冗既去天下之財得以日生而無害百姓充足府庫盈溢陛下所為而無不成所欲而無不如意舉天下之衆惟所用之以攻則取以守則固雖有西戎北狄不臣之國宥之則為漢文帝不宥則為唐太宗伸縮進退無不在我今陛下不事其本而先舉其末此臣所以大感也臣不勝懼慙越次言事雷霆之譴無所逃避

